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古周易訂詁卷五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李 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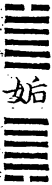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李文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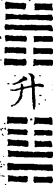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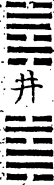

古周易訂詁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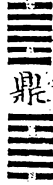

自夬至鼎為下經之中

明
何楷
撰

夬

姤

兌巽包乾

萃

升

兌巽包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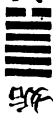
困

井

兌巽包坎

革

鼎

兌巽包離

凡八卦下經之中主受客來故乾坤坎離四客卦以次入于兌上巽下包括之內不及震艮者震艮陽也兌巽陰也下經易之陰體也蕭氏云兌巽為下經之主猶乾坤為上經之主其卦均其體敵自卦體而觀上經乾坤之體十二坎八震艮七離六兌巽四乾坤最尊也下經兌巽之體十二離十艮震九坎八乾坤四兌巽最貴也乾坤居上經其體十二兌巽在下經其體十二豈非兌巽與乾坤並乎此下經中一節之卦象所以有兌巽而无震艮也然上經乾坤最尊而乾又尊於坤下經兌巽最貴而兌又貴於巽何也先天圖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圖內太陽一象加一奇而為乾加一偶而為兌乾一兌二乾兌實並立乎太陽一象之上他卦不得並焉此兌乾所以能相視為敵體此乾所以為上經之主兌獨能轉上經而為下經而以其體居六十八體之最先而為主也然不持下經之象其體居先自上經後一節

十二卦首之以隨蠱一對已居其最先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觀卦序之象者思過半矣

第七對

夬 

雜卦傳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又曰夬夬也剛決柔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姤以一柔遇五剛當防其漸夬以五剛決一柔當成其終

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君子長則小人憂小人以遭遇為喜決去為憂者也鄧汝極云夬姤乾合巽兌也下經之中貴巽兌乾坤坎離從合焉夫非主一陰之卦耶而夬主決陰姤主遇陰猶之乾適主也爾夬易而觀為姤乍其夬之无何而姤之間不容髮危乎危亦微乎微矣反之身夬危之微自克必盡曰夬果之

也有不盡者藁矣故危其辭以慮終始微之危自防
 必慎曰始駭之也一不戒者害矣故危其辭以謹始
 上經天道剝而復見天地之心焉下經人道夫而始
 嚴天人之介也兩且也下經主震艮巽兌遊大壯乾
 合震艮也夫始乾合巽兌也四卦合而乾不復見
 經吁噫達天難而五運之勝復正反凜其亟矣



乾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

戶蒸反爻
 內並同

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

有攸往

夫本作爻說文云分決也从工一象決形徐鍇
 云工物也一所以決之按工一俱不成字趙凡

夫云爾雅肉勝好曰璧好勝肉曰環肉好一曰玦左傳
 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決古二器圓者環闕者玦工象
 環缺之形即徐氏訓物者是也中貫者索類即鍇言所
 以決之者是也从又為手以手持之也形兼事意如玉

作玦轉註也。夬為玦字，審矣。愚按夬、玦同字，別无經見。惟翼傳訓夬為決，左傳謂賜玦者，決義既相合，以象形觀似，若可信為卦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三月之卦也。高舉在上，曰揚，推播在前，曰揚。五為君位，乃王之居，上在五前，王之庭也。一陰處五陽之上，又且近王，故曰揚于王庭。猶詩言在前上處也。孚指五，五與上比，得坎半體，故稱孚卦。爻中三號字，皆指上六，兌為口，故稱號。一陰在五陽之上，處不自安，孤立將亡，而與五比，故號呼以求援于五。五為主，苟以狎昵之故，信其號呼，遂不察其中心之狡而哀憐之，則有危道也。小人失勢，則祈哀乞憐于其所親厚之君子，及稍得志，則傾害君子，不遺餘力。君子豈可因其號呼而遽信之哉？有厲者，今雖未危，將有危之漸也。告自邑，不利即戎，上六自告也。兌口有告象，夬卦本從坤變，坤為邑，為衆，陰消將盡，僅存上六之一畫，是邑削小幾于无衆勢，已孤援已絕矣。上六計

无復之於是告其同邑之人曰如此景象豈可即戎蓋不敢與陽敵也乾金兌亦金兩金相敵有戎象是惟九五不信上九之號故至此然无在利于往而上進一決之後則為純乾矣他卦言利有攸往以效言此言利有攸往以事言觀翼傳言剛長乃終蓋云陽剛雖盛尚有一陰是剛長尚未終未可遽止故云利有攸往往而決盡一陰剛長乃為終極否則九仞之山功虧一簣猶為未終耳此卦以五為卦主曰孚曰往皆指九五言六爻皆變為山地剝張希獻云夬言利有攸往蓋欲其為純乾剝言不利有攸往蓋不欲其為純坤此亦崇陽抑陰之微意乾上允下為履

序卦傳曰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于流

既溢之餘發于持滿之末益極必決此益與夬所以相受也

彖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

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

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為決義五陽決上之一

陰也健而說以二體言惟健則不怯以容其惡惟說則不驟以激其變總言決而和者言以健說相濟之道決去一陰也陽進至五僅存一陰尚未悻悻然遠去之和之象也君子以天下萬物為一體如陽德之无所不及其於小人未嘗仇視而物畜之也惟獨恐其剝陽以為世道累則不容于不去耳而矜惜之意未嘗不存此和意也楊敬仲云下卦乾健上卦兌說雖健而說雖決而和未嘗怒也未嘗私也怒則私矣覆載之間皆吾之赤子彼昏而為小人良可念也小人不可居上天道也決而去之何私怒之有動于怒

則我已為小人矣已當在所去之類安能去人是故
健而悅決而和卦出此象以教君子也揚于王庭者
言一柔乘五剛之止夫之時一陰雖微而處說極為
能說于五陽有乘凌之象小人之凌君子不必據勢
乘權也堅行辨言博學澤順能以似是而非之迹使
人皆悅而象之以變易其心術其憑陵之勢乃有甚
于在位者又比近九五之側此君側之惡人也彼其
髮雖短而心甚長能无懼乎九五能知比近陰柔為
危不以其號呼求援而孚信之則陽明不為陰柔所
蔽而陽德光矣是其危者乃所以為光也坤邑削小
徒役盡散上六一人不能獨與陽為難故以不利即
戒告其同邑則一陰所加尚于五陽者至是勢乃窮
害也陽剛雖長至五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
道純一而无害之矣乃剛長之終也夫必利往而後
有終若坐失機會庸知死灰不復然乎此警切之辭
胡仲虎云易於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復

利有攸往剛長也。夫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復之陽必至于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也。朱子云今人以為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觀剛長乃終之言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

象傳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兌

之氣上騰于天則成雨而下降和之至也。雲上于天必須待然後成雨故為需澤上于天一決注便即成雨故為夬其解陰蕩濁則有決小人之意而天下沾其潤也。施祿及下即膏澤下于民之謂君子能去小人之害物雖有以施德於天下然苟自居其德不推功于衆則未免為羣陽所忌當夬之時一陰猶存五陽自當協力以決之不宜自相乖異也。此亦聖人扶陽之意也。

繫辭下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解見本傳



初九壯于前趾

荀爽本作止

往不勝為咎

變巽為大過此卦大率似

大壯只爭一畫故初與三猶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
同日壯于前趾者初為趾前趾謂上卦之下與初同位
蓋指四也初九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夬初
欲急進于四陽大壯之位近九五以決上六蓋少年新
進之豪不勝嫉邪之心急于一決以快志者彼其志要
以決去小人非咎也然使決而不勝適乃貽害于國家
故告以往不勝為咎蓋欲其得必勝之筭而後往也舊
謂往必不勝亦不察于辭旨矣毛伯玉云勝在往前者
兵法也必往之道也往不勝為咎者遠慮也所以戒其
往也變巽為躁卦亦壯往象卦以五陽決一陰然貴於

得中下三陽健體初與三過剛而暴則
戒之上二陽說體四過柔而懦則戒之

象傳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慮勝而後動故勝在往
前不能必勝而往能无咎乎

此正釋往不勝為咎意胡氏允云京房欲去恭顯而
卒困于恭顯劉蕡欲去宦官而卒困于宦官皆不勝
而往之咎也徐子與云君子自治甚嚴治人甚寬固
不為疾惡之已甚未嘗容惡而不去也俾小人自知
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甘心於退屈也衆剛從
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為乾矣若虞朝之去四
凶周室之誅三監藹藹賢才之盛无復貞勝之憂是
得決之義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之始未嘗不
欲去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去去之義而勇
于一決機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衆君子之害而家
國從之者何可
勝數可不戒哉



九二惕

荀爽翟玄本作錫云賜也

號莫

音暮

夜有戎勿恤

變離為革互體

乾變異惕懼也剛中實故能惕號與戎俱指上六而言二為地位變離為日日在地下莫夜之象也離又為戈兵暮夜見戈兵有戎之象也上六恃其應三而比五號使助已二與三為鄰與五為應聞上之號安得不惕雖其伺隙而動或興戎于暮夜之時二第守中不動則上必自窮何能為乎如周亞夫軍中夜驚而亞夫堅臥是也彖所謂不利即戎者惟上六當之二自勿勞憂恤為矣變離明于幾故善用其壯若此五代史載唐明宗時路晏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心動取燭照之盜即告晏請勿驚其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敢動劬叵劬而去驟是晝夜驚懼以備不虞名董賀筮遇夬二爻用事曰察象微辭大有害公之心然難已過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无患朱子語錄載王子獻占遇夬九二占者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

象傳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

而无憂也此與大壯九二同故皆稱得中



九三壯于頄

鄭玄本作頄云夾面也蜀才本作仇

有凶君子夬夬獨

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變兌為重兌互體乾變離約象乾變巽頄面顛頰間骨也三乾

首故象頄取象與咸艮異咸艮合兩爻成象夬三四頄臂倒置蓋以分體取之三與上應當夬之時應爻乃其所欲決者聖人獨懼其不中也故為之戒曰與小人處而剛壯見于頄面凶道也何者小人我疑也小人我疑則反噬之禍必不免矣君子誠有夬而又夬之心則雖獨行與其配為友至于和洽成雨跡若為所濡眾陽且有我愠者而終必能以此道決去小人何咎之有何者不如是不足以濟其夬也夬三與五皆曰夬夬者三應

陰五比陰非倍其決不可故曰夬夬復六四陰處陰中獨復以應陽夬九三陽處陽中獨行以應陰故皆言獨獨者違衆自立之辭也上六為成兌之主澤上于天降而成雨故稱雨又吳幼清云九三變為柔則三四五上肖坎象雨象濡亦通以其適值而非本心也故稱遇本非濡也而迹類之故稱若或觀其跡而不察其心也故稱有溫其用益密其惕益深而未嘗少露其幾正與壯頌之象相反王允之于董卓溫嶠之于王敦顏杲卿之于安祿山狄仁傑之于武氏皆似之健極故有壯頌象變而純兌兩情交悅故又有遇雨若濡之象揚敬仲云遵道而行何怒之有動于怒雖未必至于凶而有凶之道焉君子雖夬去去大義不可易而斷不動于意健而說決而和故曰遇雨也彼不知道者以為君子既夬去安能與之和既和安能去去不知道心如天地寂然无思无為而有風雨有雷電有霜雪變化无私

象傳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惟其志在夬夬不恃其剛始雖若懦有愠而終

能決去之故无咎與壯而有凶者異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

七私反古本一作趙說文及鄭玄本同說文云倉卒也馬

融云卻行不前也又古本或作跌

且

七餘反馬云語助也古本一作趙或作阻

牽

子夏本

羊

悔亡聞言不信

變坎為需互體乾變兌約象乾變離兌上為口下為臀乘九三之剛其下不柔

臀无膚也膚陰柔之物故噬嗑睽言膚皆指陰爻次且即趙趙王肅云行止之礙也九四以剛居柔又為說體

果決不足夬之諸陽皆欲上行以決一陰四當乾陽上行之衝止則不安其前則五比于上行則不進猶之臀

傷而不能行者然一說凡易中言臀者皆坎也人身出腹中之物皆在于臀臀字從股股者後也坎為溝瀆臀

之象也故始九三及此爻變坎曰臀困下卦坎初六亦曰臀羊指上六兌為羊倒巽為繩四為人位羊居前而人在後牽之之象張子云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謂也當其前而與之爭則羊與人抗唯縱之前而牽制其後馬欲逸則繩約在手欲止則鞭策在手陽順之而陰實制之不激不隨此牽羊之術正駕馭小人之法也上居五前四在其後迤邐而進如牽羊者讓羊而先之耳豈果不欲前乎故告之曰汝之決陰若能如是則悔可亡其如繫于兌體遲疑不斷雖聞言而不信何則悔之不終亡也可戒夫四變柔成坎耳然本剛實塞而不虛耳之不聰者也又坎為耳痛故有聞言不信之象

象傳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不位

當者以剛居柔也聰不明者坎耳塞也剛然後能明處位不當失其剛決故不良于行而亦不明于聽



九五

古本一作亮

陸

蜀才本作睦云親也

夬夬中行无咎

變震為大

壯約象乾變兌覓澤草也今馬齒覓葉柔根小堅且赤
 俾推云覓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字从見指事也覓指上
 六夬三月之卦覓始生之時故取象于覓亦如瓜五月
 生故始取瓜象陸者覓所生之地也地之高平曰陸九
 五變震為大塗故有陸象陸地非澤草所生而生焉以
 喻九五本有剛中之德盡于上六柔邪不能保其德者
 也幸上之柔脆易除猶之覓然則急圖芟剪不俟再計
 故以夬而又夬策之三之夬夬以心言五之夬夬以事
 言蓋三居下位但取勿相應而已五居君位操進逐之
 權與三不同中行者五本居中得正為近上六陰陽相
 比則心事不光明能夬夬則復其中行之舊故无咎也
 又項平甫云覓音丸山羊也陸其羣行之路猶鴻漸于
 陸之陸按說文覓山羊細角者从兔足苜象形吳幼清
 謂上从艸羊之角也中从目羊之目也鄧伯羔云兌為

羊羊角獸在陸高亢之地剛可決柔之象也考覓音同
莞虞翻亦謂讀如夫子莞爾之莞古木又一作莞解為
山羊似若可信然說文草部實有覓字孟喜
易註覓胡見切則漢人已作草解矣吾從古

象傳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子云爻辭言夬則於中行為无咎矣象復

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
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
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為
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于此示人
之意深矣焦弱侯云五比于陰而能自決以保其中
僅可免咎而已未光大也蓋五原為上所深入谷永
所云公志未專私好頗存者也下三爻乾體純剛故
戒其過而取其中四五兌體少剛故四次且五未光
變乾為重乾上六當夬之時號
呼其正應之三是九三所稱惕

上六无號終有凶

變乾為重乾上六當夬之時號

號者也今三且夫夫則正應不可號矣又號呼其近比之五是象辭所稱乎號者也今五亦夫夫則近比不可號矣夫以五陽上進一陰豈能久存而猶號呼者所謂將死之鳴垂盡之音也故絕之曰无以號為爾之終有凶固其宜也且亦以戒三五也曰不必惜其號彼之終當有凶不能免也蓋小人計畫无理必求合于君子君子或忽其孤而不虞其變為調停包荒之說使其餘孽尚存未有不為所復者唐之五王不除三思其監也或曰小人寧可盡去乎曰小人不能使不盡于下不可使不盡于朝盡之道非有他也黨則漸散于外魁則必置于刑斯義也解卦備之矣曰解拇曰射隼是也上當兌口號象變剛為純乾一陰消亡故无號而凶

象傳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幸之之辭譬之孩下非无勝也而終已焉

矣其能長久乎謂之曰終亦示困獸猶鬪之意以為君子戒胡仲虎云於剥見剥一陽之易於夫見夫一

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
故也為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也哉



巽下
乾上

姤

古文作遘鄭玄本同馮椅云王洙易
改今文為姤按雜卦傳石經亦作遘

女壯勿用取

七

反陸德明
本作娶

女

舉正无女字○姤說文云偶也从女后聲
古文作遘說文云遇也與翼傳合宜從古

文為正與幼清云女之邂逅而與男遇為姤卦從乾來
一陰始生于下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有不期而
過之義五月之卦也復之來人心之所期也姤之過人
心之所驚也下卦巽為長女一陰始生遽稱壯何哉以
方來言也來而信勢必及壯觀翼傳不可與長句可見
非謂此時為壯也女壯則男弱欲杜其侵必絕之始故
戒勿用取如是之女林甫進而唐禍丁謂進而宋危暗
可懼已蕉弱侯云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

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
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
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斗宋藝祖
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于女真張芸
叟云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
履霜之時必知有戰周省貞云復小女壯遠對道心惟
微已復尚憂其小人心惟危乍遇即嫌其
壯六爻皆變為地雷復巽上乾下為小畜

序卦傳曰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

遇也

程子云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

彖傳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
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

義大矣哉

也。始一陰也。始亦一陰也。夫曰剛決柔主剛也。始而主柔何陰方長也。月建午曰建寶。

則陽固為之寶矣。巽女入于內而女為主。非如小畜之乾為主于內。其于巽女可以妻而可以婦也。象曰：勿用取女。蓋謂此女將漸壯。陰長則陽消。故必杜之。其始也。且夫始之所以可慮者。以自始而往為避。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初六為之也。如但一陰相遇而後。无其繼者。則始亦何不善之有。始者乾之末。坤之始。天地相遇。象也以四時言之。月至始辰為午。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品物咸章之際也。剛指二。中正指五。當始之時。九五以中正之德。統眾陽尊臨于上。九二當初上進之衝力。逼其來。二五以同德相遇。故陰雖生而未遽長。僅止于初而已。夫自避至復。為六二者。六自剝至大壯。為六五者。六六二則无其臣矣。六五則无其君矣。若夫二五皆九。唯乾與夫。與始而已。未易得之時也。夫稱剛長。乃終矣。始尚有君。

臣而席全盛之後君子之欲有為无所不可故告之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然則勿用取女之戒正謂後來女之漸壯故耳處斯時者宜有以豫待之治亂之機實繫于此其義至大可不謹哉聖人之心皇皇矣朱子云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于微矣故當謹於此

象傳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義

頗同觀為地上之風旁行遍歷姤為太虛之風自上而下風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象也施乾象命巽象誥四方取風吹號萬籟之象月令以夏正之日施命令誥四方發此於姤正與閉關之說相應馮元成云后之施命豈得已哉上世言德而不言化中古言化而不言命以命誥四方者不能无虞也勿用取女命誥之謂也李氏云誥命出于后則无始之變邵子云履霜之慎在此



初六繫于金柅

子夏傳作鋪蒼頡篇作柅王肅本作柅从手蜀才本作尼云止也

貞吉有攸往見

句

凶羸豕孚蹢躅

古文作蹢躅

蹢躅

古文作蹢躅

變乾為重乾金柅謂九二也柅說文云隻柄本作屎从
 木尸聲或从木尼聲隻即絡絲隻也柅其柄也子夏傳
 作鋪云絡絲蹢是也通作柅異為繩故取柅象於義甚
 合惟馬季長以為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今不動者
 先儒多從之然古无此訓又无此象誤可知也金者乾
 象二本乾體初處二下為二所尼不得上進故有繫于
 金柅之象繫字最妙與包例看即犄牛豕豕之意包繫
 皆在不激不弛之間予之以恩使知為善之利董之以
 威使有遠罪之心正卦辭勿娶之作用也金柅有兩義
 乾金巽木仁義之合體也初若能貞吉繫二更不上往
 則吉若更往而進以消陽巽體本伏往則著見陽勢猶
 盛往必不敵凶之道也戒初六使不進也羸豕瘠豕豕

本坎象異則坎外體變无肉有骨為羸初二相比得坎半體故稱孚躡躅不靜也初六雖與九二相孚而應于四為二所據不得從應其心不靜如羸形之豕雖暫爾制伏而常懷躡躅之心夫若是則繫之猶恐其逸况縱之使往乎異為進退故有繫有往巽為股其究為躁卦故躡躅體風亦動搖之貌

象傳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連也初與二連故二得而繫之使初之不遽

上進者九
二之力也



九二包

古本一作庖
荀爽本作胞

有魚无咎不利賓

變艮為遯
互體乾變

巽魚者初六也賓者九四也巽為魚初巽主也故稱魚虞仲翔云巽為白茅在中稱包詩曰白茅包之是也包字有力與繫豕包爪同意君子遇小人自己豈立得定於人又要包容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

激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為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週之使近亦不激之使无所容其何咎焉夫初與四為正應則魚本四之有也今二與初遇遂包而有之則二之近比者為主而四之正應者反為賓矣二所以先賓而包此魚者蓋以此魚腥穢不利見賓故也朱子云制之在己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眾則其為害廣矣變艮為止有不及賓之象

象傳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二以此魚既不利于賓義不可以此魚及賓也

是以寧早包之待其及賓則已遲矣

☰☷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 厲无大咎

二音夬 夬 變坎為訟 互體乾變

離約象乾變巽巽為股三居上臀也又焦弱侯云坐則臀在下故因於初言之行則臀在中故夬始於三四言

之亦通始之三即夫之四也故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
同與損五益二一例夫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
上始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初六以一柔遇
五剛則九三亦與初遇者然以剛居剛是豈甘心與初
遇者以初之陰伏于其下故坐則不安欲使之翩然而
向初則行又不果唯惕惕危厲以陽德自持則陰邪亦
莫之能傷故无大咎大謂陽也三去初尚
遠故其象如此變坎為陷亦行次且象

象傳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三之却步不行不肯與
小人同事未與柔道相

牽連所以
无大咎也

☰☷ 九四包无魚起凶

變巽為重巽互體乾變兌約象
乾變離九四與初六正應象慮

初之女壯也既有勿用取女之戒矣二當初上進之衝
力止其進而初遂為二所得故二之包中有魚而四之

包中无魚也。无魚非凶也。二雅不欲以凶貽四。故包而有之。而四猶不悟。乃據正應之理。欲起而與二爭。則凶之道也。夫惟安于无魚馬。則得矣。變則失。應亦无魚象。

象傳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初陰為四陽之民。四之无魚。而致凶者。蓋以已遠民。

之故起而欲與二爭。此民也。豈知初非順民。使其得志而上往。即四寧有幸乎。卦中所賴者。唯九二一爻。初以有攸往。而凶。四以不安于无魚。而凶。總之。陰不欲其長。聖人謹防之耳。



九五

子夏傳作作舉正作似

包

子夏傳作包

瓜

子夏傳曰作包。包瓜。薛虞。

記云。杞。杞。抑也。杞。性柔。办。宜。屈。繞。似。匏。瓜。

含章有隕自天

變離為鼎。約象乾。變兌。以用也。杞。指

我有圃。生之杞。兮。詩。隰。有杞。檟。是也。春。名。天。精。子。夏。名。二。巽。陰。木。故。取。杞。象。爾。雅。杞。拘。榘。說。文。云。枸。杞。也。左。傳。

苟祀葉秋名却老枝冬名地骨根瓜者陰柔在下之物
指初也始五月之卦瓜五月始生故取為始初象以祀
包瓜即九二包有魚之事蘇子瞻云金柅也包也祀也
皆九二也豕也魚也瓜也皆初六也祀拘樞也木之至
庠者也包瓜者籠而有之也瓜之為物得所附而後止
不得所附則攀援而求无所不至幸而遇喬木則雖欲
抑之不可得矣故授之以祀則祀能籠而有之祀之所
至瓜之所及也九五者始之主也知初六之勢將至于
剝盡而後止故授之以九二九二之所至初六之所及
也此又變離有文明章美之意又居中有所至初六之意夫
制陰於方長亦難矣乃不以決而以包其包也又不自
而人此其靈幾嘿運天下見以為恭已無為爾矣而
孰知其制之神與夫故曰含章所以苦心調劑如此者
蓋以有陽不能無陰有君子不能無小人一陰午中反
生重淵始從乾來有隕自天亦倚伏循環之理也善制
之使不為害斯可矣必閉其門絕其類馬勢則安能微

乎微乎唐虞之包朱均周公之包懿親舍之又舍人无
得而名焉豕傳所謂剛過中正天下大行正此又也乾
為離健而明故其神于用如此蘇君禹云昔人謂陽一
陰二是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以
柔遇剛甚无樂乎有此遇也夫遇豈可一日无顏其遇
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為天根陽含陰也始
為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為之顯不有月窟孰為
之藏如陽不過陰陰不過陽即天地亦无以成歲章之
化而況于世道哉聖人之心天地而已謂陰之可與長
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之可終絕而使之不遇亦非也
女不可使之壯豕不可使之躅躅何其峻也魚可包也
爪可包也何其宏也凜凜然有履霜堅冰之防而休休
然有納污藏垢之量茲遇也不亦謂之善遇乎兜工比
周庶頑殄行三監不靖殷士怙寵豈不駸駸乎躅躅之
漸而侯明棹記引以並生教告要囚陸于式訓未嘗引
繩而批根之也春秋諸國下凌上替孰不謂其可以无

遇然而孔子于七十二君何國不過陽貨可見公山佛
肝可往何人不遇未嘗已甚而絕之也聖人凡以化之
于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典之慮使天下之小人盡為
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於天地間而後快也故曰聖人
之心天
地而已

象傳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五九

有居中得正之德所以能含章也初之一陰雖有隕
自天然九五不委于氣運必思所以挽之此之謂志
不舍命志苟不切則慮不深而幾露故即含章而知
其志之不舍命也夫能舉陰伏之小人惟君子之所
左右則邪可使正亂可使治而挽回世道造化之權
固在我矣陸敬輿所謂君相造命傳所謂天下大行
以此蘇子瞻云陰長而消陽天之命也
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

上九始其角吝无咎

變兌為大過楊敬仲云上九剛而上窮有角之象夫其所

以與人始遇者如角然剛固之過枯槁而不和洽吝道也猶者之疵為吝然嚴勁剛介異乎輕肆放逸者矣故

无咎變兌為羊

兌上故稱角

象傳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上者窮地窮故吝也楊敬仲云言其窮而少通也泄

抑閉門而不納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是謂始其角孔子見南子欲從佛肸胥公山之召變通之道也

第八對

萃 

雜卦傳曰萃聚而升不來也

上為往下為來聚于下者勢必往于上升于上

者勢不來于下夫聖人于五陽一陰之卦且儆戒極其諄切萃升則兌巽與坤合體四陰二陽聖人得无意哉觀卦辭一則曰利見大人一則曰用見大人象傳則皆曰剛中而應萃二陽在上五剛中萃有位以得衆而羣陰皆萃升二陽在下二剛中孚用禴以獲上而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為大人升以二為大人皆聖人重陽之微意也抑下經坤首合離為晉明夷此合巽兌三女共合母而坤不復見經故以繼夫始之後



坤下
兌上

萃亨

馬融鄭玄陸績虞翻本俱无此字

王假

更白反

有廟利見大人亨利

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說文云草貌从艸卒聲蓋如艸之聚左思吳都賦謂捕蟲森

萃是也。上兌為說，下坤為衆，說以得衆，萃聚之象。聚之為事，其道必通。故亨。按馬鄭陸虞本无亨字。程子疑為羨文。今觀彖傳，不另釋恐或然也。六爻一陰為主，于上三陰順而聚于二陽之下，五為天子，上為宗廟，上爻又陰，故有廟象。五以陽承之，故有王假有廟之象。凡兌卦多言祭祀假格也。王者仁孝其精神與祖考相為感格。如但曰至于太廟，淺矣。程子云：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又云：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于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按萃與渙稍異，渙初立廟而萃則假廟也。大人即王當萃之時，有假廟之王者，在上上以萃祖考之精神，下以萃天下之人心，而天下之人則利見此大人，方得亨通，何也？九五陽剛中正，其萃天下與天下萃之皆出于正，故也。萃比皆陽，統陰之卦相似，而實不同。比九五一陽為主，一則專，專則

衆陰順從唯五之歸萃九五九四二陽為主二則分
則衆陰莫知所萃若從大人之五則貞從非大人之四
則非貞曰利見大人亨敬其萃于五也曰利貞戒其萃
于四也李季辨云宗廟者人心所係武王伐商戴主而
行高帝初興立漢社稷皆以係人心也必得九五之位
然後為萃之主故曰利見大人萃不以正其終必離故
曰利貞用大牲吉承王假有廟言大牲指下三爻坤為
牛故稱大牲又李鼎祚云巽木下尅坤土然牛象也利
有攸往承利見大人言言下三爻宜往而從乎九五也
此王者受命而興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之卦孝經
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故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所謂用大牲吉而
利有攸往者也六爻皆變為
山天大畜坤上兌下為臨

序卦傳曰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者聚也

經野設官分職居民奠物控師禦戎无不使

之物按班理羣分類聚而萃之于一君故立之朝廷聚羣工使之受要束于上立之省署聚羣工使之胥參驗于中立之都邑間里聚羣有司萬民使之共率循于下皆有分數多多而益辦皆有聯絡繩繩而有條故能如身使臂臂使指令出而化行如馳心懷而威動萬里也管子亦曰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于閒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

彖傳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

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卦

名萃其義為聚也坤順兌悅下順而奉上悅而臨
下二五居中得正五以剛中而下交二以柔中而上
應內外君臣皆相聚會所以名萃也王假有廟者王
者萃祖考之神以萃天下人心之道也致孝者盡志
之謂也致享者盡物之謂也利見大人亨言下三陰
聚而上隨九四以見九五之大人則所聚者得其正
是以亨也按郭京舉正亨下有利貞字彖傳類舉全
文當是佚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而皆曰順天命者
王者身膺天命故備物以事其先天下人知天命有
歸故无敢自外于王皆順天命也為天下往者之為
王故曰利有攸往也夫天下共戴一王止矣居王之
上者有宗廟焉王假有廟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

于人心人之本乎祖猶萬物之本乎天故天地萬物之情无不相聚者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則一本之謂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徐子與云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象傳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水之上有

聚也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水方聚之義也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潴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王注謂聚而无防則衆心生是也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必敝除而修之非右武也持戒不虞而已天下之患多生于所不虞度故戒之象言假廟而象言除戎者於盛聚之時而防其衰散於至順之時而虞其不順也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兩者非萃道之至大者乎丘行可云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如秦皇
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
漢武帝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贖武以事四夷又豈
戒不虞之義乎兌西方金戎器之象坤平地无險阻
可恃不
虞之象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

反 戶 羔

一握

傅氏為

渥

笑勿恤往无咎

變震為隨初四正應有人來孚初者四也大象肖坎故四為有孚不終者初之

應四不終也五為萃主初雖應四而感于二陽不能堅
決故不終乃亂者感亂其心也坤為迷亂象乃萃者无
所適主而與其同類羣聚也坤為眾萃象若號者四求
初之切其聲似號呼也兌為口號象一握者四一握初
之手也初爻居一自二至四互艮為手一握象笑者四
得初而笑也兌為說笑笑象始也求初而不得故號繼握

初之手則說而笑夫初之所以應四而不終者意其為
 疑主之臣耳不知四五同德又為兌體四與五悅乃萃
 人心以效之五者非敢與五分民也故告之曰若四號
 汝而一握汝之手以為笑則女勿以失身從四為憂也
 蓋四亦純臣因四以通于五胡為不可往而依焉无咎
 必矣坤為震動以順也故往无咎大象坎此爻變則不
 成坎亦
 勿恤象

象傳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之失其正應而與羣
 陰萃也蓋起于疑故本

其乃亂
 于志云

䷬ 六二 引吉 无咎 孚乃利用禴

蜀才本作躍劉瓛本
 作踰○變坎為困互

體艮變離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小畜之二是也
 本文與五為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于五為得君臣之

大義吉道也雖比陰何咎互艮為手引之象也又來矣
鮮云引引弓也本文大象坎又此又變坎坎為弓凡人
開弓射物必專心于物當物之中不偏于左不偏于右
方得中箭蓋中德不變之象也亦通乎乃利用禴一句
以二五相應取象正象所謂王假有廟利見大人者以
本文變坎大象肖坎故象乎又象禴乎者二五相孚也
禴古作禴禮記王制祭統皆言春曰禴或云此夏商禮
也周禮宗伯以禴夏享先王其享以樂為主故改勺而
从侖侖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者三孔之象
从侖者言樂有倫理也易詩周禮並有禴石經並改作
禴坎為律蓋象上下空而陽實其中坎又為耳主聽又
坎方黃鐘之本故取作樂象王者作樂以薦祖考然必
合萬國之歡心而後可以祭二既引初三之同類以聚
于五剛中而應上下交孚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順莫大焉是乃利用禴也舊說以禴為薄祭謂
下能以誠意上孚則不須備禮於經旨何涉

象傳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未變言二得中道貞守不變故能與五相孚

異于初之有孚不終三之萃如嗟如者是以吉而无咎

䷬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變艮為咸互體艮變巽約

象巽變乾萃如者與下二陰相萃也嗟如者自嗟也三與二陰聚于下而上无應比四則五為萃主于心不安故自嗟嘆本又倒兌兌口內向自嗟象也中心惶惑不定何利之有然當萃之世要以利見大人為正尚往而因四以萃于五則无咎若但以陰小自安而不上往求陽則吝矣初三兩爻皆欲萃五但非比非應不得已初必因其正應之四三必因其近比之四以求萃于五故皆決之曰往无咎變咸九三亦以下比同體曰往吝

象傳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連四五成巽故曰上巽聚以正而亨此所以往无咎也

孔子此文明以互體示人矣



九四大吉无咎

變坎為比互體艮變坤約象巽變艮當萃之世弱之必趨強闇之必

趨明勢也九四近臣非其位而有聚物之嫌咎所伏也必大吉然後无咎何謂大吉體兌為說部率三陰之順以媚于天子則有以其大而吉且于義為无咎否則強君在上威權太過未有不召釁產禍者九四可以戒矣卦四陰二陽唯四剛而偏變柔為比六四比賢以從上義正相合

象傳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必大吉然後无咎何以其非君位而萃天下之

心也此位字與萃有位相應楊敬仲云不當者不安之意人心不歸君而歸臣故不安也伊尹周公之事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變震為豫約象巽變坎六

二九五二字相應九五以陽居尊得其位矣有所位而為下所萃則為萃其所當萃豈有咎哉然五之所孚者二耳若初為四之應三為四之比皆將萃于四而匪孚于我者也其惟有此九五元永貞之德然後悔可亡比萃體段相似而實不同比獨以九五為主故元永貞言于象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言于五所謂元即陽剛中正之德也永貞者長守其元德而不變也程子云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亡之未光心之未憚也

變則失陽

象傳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比九五權无所分故曰顯比吉萃九五其權旁落故

曰志未光萃
比之異以此



上六齋咨

虞翻李鼎
作本作資

涕洟无咎

變乾為否下五爻
皆言萃象此爻在

九五之上象所謂王假有廟者也上宗廟之地也齋咨
涕洟者九五也齋持也咨者傷嗟也齋咨猶言懷傷也
兌為口咨之象也自日出曰涕自鼻出曰洟兌為澤涕
洟之象也按古本作齋資中爻巽為進故稱齋下體坤
為財故稱資蓋因其財物而致其義政假廟用大牲之
重禮也於象甚合然傳記已久不可改矣祭則何以齋
咨涕洟禮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事
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故王假有廟而有悽愴
慘但之象焉但言无咎者孝子之祭也明薦之而已矣
不求其為故无咎有獲福之心也以為僅免于匱祀之
咎而已兌為乾其氣發揚
于上為昭明則神之著也

象傳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王者富有四海而還顧其祖若考已不可得見

矣雖用大牲以祭而仰視棟桷常若不安其親之在上者故齋其咨以與神明交而至于涕洟蓋孝愛之

極也禮曰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則子孫順孝萃天下之道孰過于此



巽下坤上

升

鄭玄本作昇

元亨用

古本或作利

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而上也按

說文升翕也从斗象形十合為升无上進之義據康成本作昇說文云日上也从日升聲古只用升詩云如日之升是也內卦巽異為木一陰在下象木之根二陽在上象木之幹從根達幹有自小而大自卑而高之象大象所謂積小以高大是也外卦坤三陰在上順以受二陽之升蘇子瞻云巽之為物非能破堅達强者幸而遇

坤故能升是也周省貞云乾艮巽坤後天四維之卦也
乾艮合體為畜巽坤合體為升乾艮皆陽陽宜升進而
反畜止者陽居北氣方動而未舒也巽坤皆陰陰宜畜
止而反升進者陰居南氣尚舒而未已也元以二陽之
大而言坤陰順之故有亨通之理胡仲虎云晉與升皆
取進之義晉則明已出于地上方進而未已故不假言
亨升則木方生于地中他日可以必其進而未已故言元
亨大人指二陽為大二為人位與五正應故六五用見
九二之大人下見上如飛龍在天人人快覩故曰利見
上見下如束帛委委賁于丘園非虛心下士者不能故
曰用見勿恤南征吉俱主九二言九二既得五之應則
九二不必憂恤本卦大象坎有憂恤之象曰南征者文
王卦位巽居東南坤居西南巽坤之中有離九二歷三
以入于坤則其行經過南離故有南征之象與蹇解利
西南一剛皆取虛位若東行則至震非升矣離者文明
之地南離居中坤巽交映所謂君明臣良相得益章也

吉孰如之卦取升名以自下而上漸進為義五為君位上為天位皆不可升者初之所升至四而止總歸一人非謂九二一陽之外別有九三一陽也六爻皆變為天雷无妄巽上坤下為觀

序卦傳曰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物之積聚則益高大日磊而上故謂之升荀子云積微者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教慢小事及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是何也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彖傳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

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以時升指下卦巽陰柔之卦故

謂柔又巽為高故謂升以時猶言以漸即大象之所謂積也木之升也雖非地所能固然本卦巽猶在坤之下待時而後升故曰柔以時升巽而順以二體言下巽而上順也剛中而應以二五言九二有剛中之德而六五為之應也如此則得其可升之時矣是以大亨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眾必萃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為大人升以二為大人六五既用見九二之大人則九二不必憂恤以有陰陽會合之慶也南征吉者南離乃萬物相見之時大夏亨嘉之候巽之求坤坤之求巽來會于此下有明德日新之臣上有嚮明而治之君君臣道合則九二之大人必能遂其升而行其志是以吉也有慶志行即元亨也

象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風行地上

不入地中於水澤亦然故大過升中孚皆取木象不
象風木性升固也然必生地中而後升則以坤德之
順能遂其長也故不曰木生地中而曰地中生木君
子察焉以順其德之自然故能自微小積之以至于
高大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順其序也有事勿正勿忘
勿助順其機也若未能其卑而遽驚于高未能其小
而遽荒于大始而凌躡終而扞格皆不順之害也積
謂自下畫始初之柔小也二三之剛大也自下升上
高也順德坤地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揚敬仲云孔
子曰據於德德得也實得於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
思慮之所通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
一而已矣豈有道德之異哉人心有昏明之間故聖
賢立言辨析其所以異自古昔以來崇道者紛紛而
得道者千无一萬无一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為道以

言語之所及為道則安能无所不通變化无窮哉據
之為言非若有若无惚恍之間也實有而實可據也
惟其未嘗思而思也未嘗為而為也蒙以養正養此
也順是而養之自漸至于高大不可揠苗也揠苗者
是无妄之疾而施藥也愈益其疾矣惟蒙可以養之
蒙者文王之不識不知也孔子之无知也善養德者
莫善於此道雖洞明質有故習故習難於頓釋也順
而養之意態不作則本德自明自神自无不善自高
大矣本无高因人之卑陋而名其不卑陋者之為高
本无大因人之小狹而名其不小狹者之為大曰順
曰積皆設為之辭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彼未有
德者往往徇名失義徇名失實是謂章句儒



初六允

說文作

升大吉

變乾為泰初六巽主居下猶木之根也而得地氣以滋之

其升也允矣允升者信其必能升也所以為升者巽也
所以為巽者初也為梁為棟趾此始基自初六之小升

而為九二九三之大吉孰如之傳說起版築而逢恭嘿思治之主用克霖雨天下其斯文之微與說文引此九作親進也言始進而升也亦通卦變泰即拔茅彙征之爻亦升而吉義

象傳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謂上卦也而居上卦之尊位者五也或主二

或主四蓋矣升以初為卦主六爻惟初最吉所謂合抱之木始于拱把者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變艮為謙互體兌變坎升大象肖坎故二有孚象自

二至四互體兌兌為祭祀故二四皆取祭享象孚乃利用禴辭與萃六二同而取義取象各別彼兼二五相應言此但主本爻之應五言夏祭曰禴升合坤巽成卦拱離于中故象曰南征又曰用禴五居君位而才弱二居臣位而質剛疑剛柔未能相合唯孚誠在中于以用禴雖鬼神猶將降格何況人主所謂南征吉者此是也又何

咎異為艮異以承君
而不過故其象如此

象傳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周公曰无咎孔子曰有喜者蓋九二雖不言升而積

誠可以上孚則豈惟无
咎且有升進之喜也



九三升虛邑

變坎為師互體兌變震約象震變坤
升上進而不下來者也下卦三爻漸

次而升至九三則將入坤矣坤為邑陰虛故稱虛邑三
之剛陽其才也正而異者其德也進臨于坤者其時也
備此三者進孰禦哉蔡軒黃氏云虛邑非空虛无人之
謂禮讓之國以推賢讓能為尚而无疾賢傾陷之風九
三值之矣又晁以道云四邑為丘四丘為虛虛邑
山階皆坤象亦通變坎則約象為坤亦虛邑象

象傳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三以剛德進臨坤順如入
无人之境莫之或格復何

所疑
阻哉



六四王用亨

許兩反

于岐山吉无咎

變震為恒互體兌變乾約象震

變兌初之上升者至四而止過此則君位矣王文王也或謂周公作文辭者於是知其指文王也四以陰居陰雖勢已近君而其德柔正小心謹畏无失臣節象我先君文王三分有二侯度益謹惟祭境內之山川止矣終不敢越分而修禋祀者也此臣道之至純者吉又何咎鄭康成解升卦義云木生地中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也故謂之升正合此文之義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南坤西南象升卦惟二四兩爻不言升者二應五四承五避逼上之嫌也又按儀禮云祭山丘陵升疏云祭山曰廐縣不言升此山丘陵云升者升即廐縣也然則享于岐山自不得以升言耳變震有百里主鬯象

象傳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體坤為順文王之位幾于五矣三分天下

其二已歸心矣而文王惟祭其境內之山川以柔順為事六與四皆陰柔順象也



六五貞吉升階

變坎為井約象震變離六五下應九二即象言剛中而應者貞字宜

自為句程子云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曰升階者主九二言坤為土三偶畫如地之自下而高有階象二之升至五如升階然此人君升進賢臣與共天位之象也非六五之貞信乎二何以至此舜禹之宅揆當之一說巽東南坤西南二五相應有賓階阼階之義亦通舊以升階作踐阼于理未安若天子之位可以漸造得无為居攝勸進者

嗚矢乎變

則失應

象傳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大指九二剛畫而言二得五之應故大遂其欲

升之志即象傳所謂有慶志行者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變艮為蠱冥與冥豫之冥同上居天之上杳冥

之間陰畫昏暗升至此猶升而不已是曰冥升夫人自
生以往誰非當死之年自任以往誰非當止之年而乃
求生不已枉理而保身求仕不已枉道而保位鐘鳴漏
盡而夜行不休罪人也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何
哉期足而後知足必无足時期止而後知止必无止日
无非可足可止是稱知足知止反是則冥升躓道矣升
至上六升將安之亦惟施于不息之正者則可求之有
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此不息之不正者也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求在我者此不息之正者也一息尚存此志
不容少懈吾未見其止雖然謂處世戒冥升而學道乃

利不息之貞可乎道味愈深世味愈淺相為用者也道
味愈深則不驚愚而為性若食息起居自无他異異之
即息機非常道也蓋自天下有好進者而後知足止
稱焉有輕生者而後養生稱焉有重生者而後无生稱
焉聖人則大常而已冥升无所往矣无所往必不息之
貞而後可不息之貞常道也戒其冥升而啟以利不息
之貞聖言之妙于引掖若此變艮
為止升而知止亦无冥升之誚矣

象傳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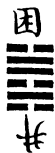
消不富謂柔畫剛為息
柔為消剛實為富柔虛

為不富所謂冥升在上蓋以柔畫之消而不富者在
上也此冥升也以之求道則可以之從欲則不可以
之從欲則淪于昏暗忌反之歸以之求道則實有清
虛日來之妙象義云冥升不顯惟德之義也大業富
有奉身而退直與无聲无臭者合德故曰消不富大
業至此而虛其先為虛邑其終為不富一也此意甚

好揚敬仲云冥升正道不息愆久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孔子既曰發憤忘食可謂不息矣而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然則孔子之不息未嘗有知知則動於思慮動於思慮則息矣非進德也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非思慮如斯而已矣如斯而已何思何慮思慮一作即有穿鑿即失忠信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冥升之貞也顏子三月不違者冥升之貞也其餘月至者一月之冥升也日至者一日之冥升也自一日一月三月之外不能無違者意微動故也未精未熟故也熟則意不復作如孔子之觸觸矣象曰消不富者消則虛不富者不實也不實而虛者非意之也人心無體無體則何所有未始不虛也意動故不虛此虛明無體本無進退因故習積久故蒙養以漸消其習氣其間有惰者故以不惰者為不息非思亦非為有思有為皆息皆惰孔子止以顏子為好學餘月至日至者亦不與罪其惰也故曰知及之仁

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不息之貞仁也

第九對



雜卦傳曰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居其所而人即之困
欲行而遇剛揜也以通

與遇為反對則遇為相抵而不通之象矣合井與困
見吾道通塞之機蓋嘗論之井之為源藏于九地之
深而人不知其所來去之尋丈而他澹其源不至即
至焉味色或殊故或高岸峻巔而井在焉或鑿之數
十仞不得泉夏則冽寒人入之股栗冬乃暖氣迸出
溫溫蒸融雖涸凍而不冰通也人之與人非異貌殊
狀也而心或隔于九嶷不可以通達之猶可遇之必
否其為萑藋為蒺藜也不可以一二名狀然則氣類

相應浚井可通苟非其類同堂胡越井與因之反如此廣而論之菟絲无根而生感菴荅也磁石召鐵以氣攝也月望而蚌蛤實羣陰盈月晦而蚌蛤虛羣陰虧銅山崩而洛鐘應礎石潤而大雨來黃河清而聖人生羣龍見而聖人出鵲巢知風蟻穴知雨養由基調矢而猿號鍾子期彈琴而魚沫申喜聞歌而得母高宗發夢而獲賢隱志相及憂思相感神出于誠而應乎心故或有身在秦所親在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感往來也攻者有日而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神者先告也皆井通之理也人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伍負流于江襄弘死藏其血三年化為碧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曾子悲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劉尊則虧直則亂合則離愛則隳多智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存乎遣而已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殃非有名禍之道而禍從之時命適然陳有醜人曰

敦洽讐麋陳侯說之楚合諸侯陳侯病使敦洽讐麋
往楚王惡其醜以陳侯為侮已也而伐之君子曰不
宜遇而遇者必廢陳侯是已此亦困相遇之說也蓋
凡物之理惟祥風和氣无所不宜善氣與惡氣相見
一勝一不勝戾氣與戾氣相併遭之必凶時遭其窮
雖曰人事謂非天道不可也謝君直云困井相表裏
困為塞井為通困則井中无水井則木上有水困有
未濟井有既濟困塞而井通明矣胡仲虎云澤无水
命也井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
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二卦
若也邵汝楹云下經坎始合震艮為蹇解此合于兌
為困合于巽為井也困而亨則貞人達天而大故以
為德之辨无蹇已井靜以居所動而屢遷化權妙焉
何解之足言哉大傳三陳九卦云可以入患井困偕
焉深

夫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說文云故廬也从木在口中徐鍇云舊所居

廬故其木久而困弊也吳幼清云此坎下兌上之卦而
 名之曰困困窮悴也字象木在口中四面不得通達二
 之一剛為初三二柔所掩四五二剛為三上二柔所掩
 蔽塞其前後无絲通達故為困錢國端云坎為流水之
 體兌為止水之體流水在止水之下象其阻抑不通坎
 為雨潤之體兌為秋歛之體雨澤當收歛之時象其闕
 鬱不屯胡氏云天地之氣絲西而北則其勢順故兌下
 坎上為節自北而西則其勢逆坎下兌上斯為困矣此
 知化之言邵子觀杜鵑鳴亦是此意困有亨道陽剛健
 體未有抑而不伸者然非貞弗能故繼之曰貞大人吉
 无咎貞正而固也固守其陽剛之德而不變也大人指
 二五言陽為大二五為人位二五剛中均負大人之德

必將以同德相與故能不終于困跡雖困而道則亨吉
又何咎不然因困而喪其所守則不惟无以獲吉而困
且不免矣有言不信戒之也有言指上六兌為口舌上
兌之主畫也故以言屬之二五之交方深則剛不終為
柔掩矣然小人陰陽玩弄之計無時而已其或有來與
我言而欲脫我于困者則未可遽信以為實然如上六
所謂曰動悔者是也亦惟是守正不渝沉幾以俟之耳
矣自三至上大象坎四五二心在中此九五不信之象
也下卦坎兌相違此九二不信之象
也六爻皆變為山火賁坎上兌下為節

序卦傳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受大祿者必
有大任肩大

任者必蒙大怨而叢大詬親大勞集大責也奚怪哉
孫叔敖遇孤丘丈人孤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
有三害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
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

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
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狐丘丈人之所
稱病蓋料理勢之終不能也則不若順而止之觀象
也庶頗既老猶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
馬援老矣據鞍顧盼自請為將卒有壺頭之厄郭子
儀勲名已滿天下年八十餘猶為節度元帥不求退
身竟為德宗冊罷此
皆升而不已者也

象傳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

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所

以名困者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允一陰蔽二陽之上
卦中剛爻盡為柔所掩矣故名困象傳不曰柔揜剛
而但曰剛揜者何也无所歸咎故以剛自揜為辭蓋
卦為君子設也既困矣何以能亨以二體言內雖處

險而外能說此其中必有不為困困者在矣所如良止其所之所則二五之剛中是也剛則不撓而折于困中則不躁而重其因此非君子不能大人即君子也陽文之通稱不失其所所謂貞也吉即亨也有言不信則小人之以口為尚而欲愚弄我者乃窮于无所售適所以自困也聖人作易教人於凡逆境必求所以處之之法使專論其困而无以通之是徒知其疾而不能用藥也如是則亦安用易為哉

象傳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曰屯曰蹇曰困皆以坎名也然

而莫若困甚者坎在內也坎在內欲動如屯止如蹇不可得也解與渙坎亦在內然得雷而動得風而散水在澤下則涸之象也故名困君子不得其時猶澤之无水也致命非見危授命之謂致猶委也人不信其命則死生禍福營為百端居貞之志何以自遂今一委之命則志在我我自握之天亦不得而我制也

不以命貳志者夫且能以志立命致
命有坎陷之象遂志有兌說之象

繫辭下傳曰困德之辯也

窮然後見君子人以此辯也
君子君子亦以此自辯也

又曰困窮而通

困而不失其所故身

又曰困以寡怨

不怨天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

陸德明作木音張一反

入于幽谷三歲不

覲

變兌為重兌卦名困以剛為柔所困也然以柔揜剛
非理之正長惡不悛將自及也柔亦自此困矣故六

也別言之柔之困也以犯剛為忌以退守為安剛之困
也以動躁為戒以靜俟為福蓋陰因其宜也陽因其變

也而株木葛藟金車赤紱其詞低昂則聖人扶抑之意
也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居困體之下

故曰臀徐錯云木入土曰根在土上曰株按株从木从
朱樂書云一在木下為本在木上為末在木中為朱木

之為物含陽于內南方之火所自藏也今借為丹朱之
朱以此推之則株乃木身也株又无枝无葉之稱當指
二言坎于木為堅多心變兌為巽折初欲困二剝落枝
葉故象株木而不虞其臀即見傷于株木也臀既困則
不能行矣然且計无復之益迷暗妄動于是舉身入幽
谷之中至三歲之久而人猶不得而見之是其先本欲
困君子究失其所據而祇以自困可戒已坎為陷為隱
伏初坎習也入地下之位為幽坎水下注為谷卦惟初
四有應然困陰爻皆掩剛者故无相應之義自初至四
歷三爻故稱三歲自二至四互離初在離外故稱不覩
象傳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言幽者不明之辭也離
明在外故不明初六以

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
甚入于幽谷固其所耳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

鄭玄本
作紱

方來利用亨

許兩
祀

征凶无咎

變坤為萃互體離變艮凡易言酒者皆坎也言食者皆兌也故未濟與坎皆言酒需中又

允兼言酒食也二方受掩姑以酒食優游自養處之泰然不知所訴但見其困于酒食而已所謂困而不失其所也又鄭康成云二據初辰在未未上值天厨酒食象未詳絛鞞也蔽膝之服以韋為之古作市通作蒂亦作鞞鄭玄詩箋云冕服謂之蒂他服謂之鞞朱絛指五赤絛指二說文云天子朱蒂諸侯赤蒂詩曰朱蒂斯皇君絛也以是知其指五也又曰赤蒂三百臣絛也以是知其指二也自九二期待九五之通困而言則曰朱絛方來自九五推本九二之方困而言則曰困于赤絛五所以取朱絛象者自二至五肖離為朱又為牛有施朱于韋之象九五中正陽明之君必求九二中正陽明之臣朱絛方來言九五五行且來于二二但當家食奉祀以俟命而已不必干進以取困也征則為變其所守不能相時而動既自陷于凶而降志隕節之咎亦何以自免乎

坎隱伏有人鬼象故言祀二五俱以祀言者明既困于人或幽可感于神耳韓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處困之道也變萃利用禴亦亨祀象

象傳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得中應五君臣同德終能有為而濟困故曰有

慶

䷮ 六三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巽變

為大過互體離變乾約象巽變乾三以陰體而承乘皆陽小人而志武者也進退乎四則如戴石退據乎二則如坐刺困之甚也然其犯剛之志猶未已也有傷而進无交而求上六已將征矣而猶欲合之為助其孰與應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也凶孰大馬石指四兌為剛有石象或謂三只掩二不掩四者此迂說也卦之以陰

陷陽者惟坎本卦政以下卦坎自三至上肖坎兩坎相重故為困且三陰之中惟三爻之辭其凶特甚以此知其不特掩二兼揜四也蒺藜指二坎為叢棘而木多心故有蒺藜象坎為宮互巽為入故有入其宮之象三陽位上陰位三坎男上兌女上似三之妻也然實兩柔不相應三雖有離日能視而上處離宮之外隔絕不得見故有不見其妻之象合下三爻觀初六在坎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坎初之入于坎窞也九二在坎中故為困于酒食即需五之需于酒食也六三在困上進則困于九四之石退則據于九二之蒺藜即坎三所謂來之坎坎者也變巽為大過之棺槨真所謂死期將至者矣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欲娶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史昏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杜預注云坎中男曰夫變巽曰從風風墮物者變而墮故妻不可娶

象傳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

也

曰乘剛則知蒺藜之謂二矣知蒺藜之為二則知石之謂四不言困于石者坎二陰之意正在掩二

以掩四非三初心故不言困于石也
祥善也吉也不祥即爻所謂凶也

繫辭下傳曰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

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

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解見本傳



九四來徐徐

子夏傳作茶茶程子玄本向云
內不定之意王肅本作余余

困于

金車

古本一作輿

各有終

變坎為重坎互體離變震約象巽
變艮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

來來徐徐者四來于初也所以徐徐者以困于金車故也互巽為進退為不果故徐徐金車指二坎為與九二得乾金中畫故曰金車初六雖四之配而實揜九二者四欲應初而二阻之四與二同德見初之以柔揜剛也故遲遲吾行而不果于應新縮之象也然上比于五志合道同必能相與有終亦何以戀初為哉中爻變艮止有困于金車之象對无初反言之曰有終變坎行有尚故可必其有終

象傳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下者志在下

初也初既揜陽而四不幸與之為應則四之所處亦不當位矣然五為近比則四之可與者固自有在去柔而就剛惟九四自決之耳



九 劓

荀爽王肅陸績本作劓

劓

荀王陸本作劓京房本作劓按說文云斷也鄭玄云

剽則當為
倪仇未詳

困于赤紱乃徐有說

悅音利用祭

古本一作享

祀變震

為解約象巽變坎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
操拯困之權下與九二同德相應忿其為初三陰柔所
揜故用剽則之刑以加之變震有用威武象剽則之象
甚奇剽鼻曰剽艮為鼻九二下連初六則少艮下一畫
是剽初之鼻也截三之足也小懲大誡總之不欲使其揜
震上一畫是截三之足也小懲大誡總之不欲使其揜
迫君子耳然而初三之陷陽甚巧其勢猶未可卒去則
九五之困亦已甚矣赤紱指九二也按禮再命赤紱黜
珩三命赤紱葱珩下卦坎為赤互體離為韋施赤于韋
上赤紱象也揚敬仲云朱色含赤色發困于赤紱者言
為九二而困也乃徐者來徐徐之徐即九四也有說者
四說也允為說五唯勤于拯二如此四亦陽德既不果
于應初徐徐而行亦說五而上比之以拯二也三陽同
心共濟在二既得脫于險難而五亦得釋其焦勞斯時

也利用祭祀將天神地祇亦陰袖之寬心以俟百福之來集而已兌為巫故言祭祀變震主鬯象亨祀人臣所以祀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君臣異辭也困之時利于徐圖之不可求速效亨祀祭祀亦皆此意困本剛被柔揜故求通皆利于祭享

象傳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

祀受福也

志未得者以下坎二陰猶在也四之來徐而上說乎五者以五有中直之德也五

居上卦之中是其中也與九二陽剛相應是其直也君臣同德則受福可知故利用祭祀又於二五不言吉象傳於二云有慶於五云受福即象大人吉之旨也



上六困于葛藟

古本又作藟

于臲

說文作劓

𠨈

說文作𠨈云不

安也薛本作机曰動悔有悔征吉變乾為訟蘇子瞻云柔而牽

難乘者艱碗五之謂艱碗按上與三應三四五體巽為

木上以柔纏繞巽木之上葛藟象艱碗不安貌巽為高

五巽上畫上居五上艱碗象困至九五而有說則困已

通而陰柔之掩陽剛者皆已除矣上六一爻獨居兌極

乃小人之善為媚悅以取高位者而猶顧惜黨類不能

自割是困于葛藟也陽剛已出于困君子嚮用邪黨寒

心上六處非其地是并困于艱碗也蒙上困字故不復

言困至此而上六亦有悔心之萌矣曰者兌口之言也

其言若曰向我不宜掩剛故困今當動而改悔然徒言

之而已終非其本心未嘗實見之行也象所謂有言而

不可信者也如是而欲望其免于有悔其將能乎惟翻

然行避而去之變其所為掩剛者以避陽則吉曰動悔

者言之虛故有悔征者行之實故吉以是知陽剛之不

終于困而揜陽者之徒自取咎也故困者小人之所為

困君子无困也語曰聖人无危地其然哉鄭氏剛中云
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
故征吉變乾
乾行健征象

象傳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于葛藟居剛

之上而揜乎剛所處未當也徒言動悔終不免于有
悔欲求致吉之道惟在于征行也行者柔變剛之謂
變剛則不揜剛矣卦以三柔揜三剛為義然剛為柔
揜者皆吉而柔揜剛者凶特甚則揜人祇自揜也云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

息浪反

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

井羸

蜀才本作累

其瓶凶

井古文作

許慎云

八家一井象

之象也

按韓井垣也

也

巽汲卦也為卦巽下坎上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巽木下入而取坎水至上汲井之象故為井古者黃帝創百物始作井又推井韓形以畫野田方九百畝為井八家曰井四井為邑改邑不改井者邑或有時而改井則无所事改也井水鍾地脈古者立邑必相水泉所在不得水泉難以立邑則當改邑以就之上卦坎一陽在中泉象也二陰在外為陷陷井之象也坎從坤來坤為邑坎為井變坤為坎改邑不改井之象无喪无得者不為汲者喪而竭不為不汲者得而盈井之德也井所以无喪无得者以其剛中也天一之水為坎坎流則失其貞能保其貞者惟井也冬溫而夏涼不變于寒暑不剝于風雨霜露惟其剛中而能保其貞也往來井井者合六畫取象上謂往下謂來剛往五而上體成坎則井水之至上者柔來初而自四至初肖坎則井水之

在下者是上下皆井也。汔至亦未繙井者申言上體之井也。汔幾也。近也。汔至者水幾至上而未出井也。謂水至坎中畫未至坎上畫則沒未出井口亦與未施繙于井者同耳。繙關西人謂之綆。汲水索也。井道以已出為功。故井卦至上六而始元吉也。卦有巽巽為繩。繙象羸其瓶。凶者申言自四至初肖坎之井也。羸毀敗也。瓶汲器以瓦為之。二三為在下之井。水自二至四肖離外堅中虛為缶瓶象。二三之水已實在汲井之瓶而下一畫偶猶瓶底傷損而水下漏則終不能貯水矣。故凶即九二之甃。甃漏是也。又互體兌為毀折亦羸象。此兩句反言之。見人當盡汲之功以得往來井井之利也。六爻皆變為火雷噬嗑。巽上坎下為渙。

序卦傳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孔子厄于陳蔡之間

語弟子曰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三折肱而成良醫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湯

困于夏臺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困于穀齊桓困于長
勺句踐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
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也易曰困
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信也陳
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知其非激憤勵志之始乎按
此所解有言不信與愚異而旨則可味愚為之廣其
說曰夫事有高世人而非其至者求其至必反于庸
而後可而庸又為人之所棄此擇術之所難也事之
至高者不在賢人而在愚人不在愚人之口而在愚
人之身愚人不能言而能身此事之精者也故辨困
于上而反于下必庸言之信行困于上
而反于下必庸行之謹井德之地也

彖傳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
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

以凶也

巽入也於五材為木非木巽水下則水不上出故曰巽乎水而水上水非木巽火中則火不

能自傳故曰以木巽火易井鼎水火之大用也或疑古无桶象所云瓶甕皆瓦器故朱子不取巽木象按鄭康成云巽木桔槔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揚用修謂北方井制如此三聖皆北人取象繫辭必據其物以桔槔引瓶正莊子所謂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井養而不窮歎美井德愈汲愈生故其給養于人无有窮已也此句包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義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者坤之邑變為坎之井則剛畫居坤卦之中指九五言也剛中者泉在中也井以不變為德故繫辭曰井德之地也雖使汲水幾至井上然未出乎井亦與未繙井同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用則何功也瓶所以汲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

象傳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承水而上之乃罷汲水

而出井之象井有養道君子觀之勞來其民各盡乃力坎為勞卦如使民鑿井而飲之類勸勉其民使相

佐助異為申命如使民同井相養之類

繫辭下傳曰井德之地也

天下有無根之水其出易窮不足以喻性也惟井水

鍾地脈乃水有本者李氏謂井泉之水喻血脈川流之水喻涕洟性之淵泉而時出誠象之矣此井所以為德之地也

又曰井居其所而遷

老子云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其

謂此之也又曰井以辯義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資之既深則左右建源一往一來自井

井然有辯矣

䷛ 初六 井泥不食 舊井无禽

變乾為需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井以陽

剛為泉陰柔為土初六陰柔在水之下為泥故不可食凡言食者皆兌口也二三四互兌在初之外不食象也又巽為臭亦不可食之象也王輔嗣云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沉滯渾穢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則是久井不見潔治者也久井不見潔治禽所不饗而况人乎按淮南子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管子鑽燧改火杼井易水古人蓋以未浚未易水之井皆稱舊矣凡井在卑地者禽鳥或食其水杜詩鷓鴣窺淺井是也泥而不可食不但為人所棄雖禽鳥亦不下顧理蓋有之自初至四肖小過有禽象以无應故无禽或云凡易言禽者皆坎也故師六五變坎應坎曰田有禽比九五體坎曰失前禽恒大象肖坎此卦上體坎但二卦下體皆巽巽深入禽高飛之物安肯深入乎故皆曰无禽亦通一說北方謂輓轆之軸為禽所以運縞汲水者

井既廢并輓轆俱廢矣未可深信變乾為需所以致養

象傳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吳幼清云下謂在六

畫之下井之上出者為可食之水其在下者為不可食之泥也舍不用也時所不用非但人不食禽鳥亦不來也



九二井谷射

荀爽本作耶

射

說文作𦉳云汲也鄭玄本作瓦云停水器也

敝漏

變艮為蹇互體兌變坎艱谷出水從上而注于下井之為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于上反下與初

似谷中之水下注者然井而似谷故曰井谷莊周所稱缺甃之崖是也上陽爻下陰爻兩開谷之象也又變艮

山下有井必因谷所生亦谷之象也射者衝射也猶言注也互變坎為弓射之象也初巽為魚射之象也坤雅

云鮒小魚即今之鮒也此魚旅行吹沫如星以相即也謂之鮒以相附也謂之鮒井魚不識巨海鮒其井魚之類乎水既下注惟衝射以活小魚而已故曰射鮒自二至五肖離為甕二剛實象水實甕中互兌為毀折敝之象也下陰又有圻水下漏之象也又異體覆孟亦有甕敝漏之象象所謂羸其瓶者此也巽下也伏也變艮為止下伏而止井不汲也故但射鮒

象傳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傳曰井以上出為功二以

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一說无與非无應之謂二之上无陰不能相與以成井亦通徐子與云在井而射鮒在甕而敝漏皆无與之故也嘗謂人才生自非果於暴棄甘於下流之歸者皆可與為善苟陽剛之粟資質之美者皆可以進德良繇上无應與而

為之誘振汲引者故上
達之難下達之易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變坎為重坎互體兌變震約象離變艮九三處下卦之上異初六井泥之時得位而有應于上非九二射鮒之象但井以上出為用猶在下體故雖渫治未為人所食也渫不停污之謂也異為潔齊渫之象也卦中惟三與五以剛居剛為可食之清泉五居上體在兌口上三居下體在兌口下故五見食而三不見食也為我心惻代正應之上六言所謂知己興嗟與論稱屈者坎為加憂心惻象也可用汲者雖以汲水言其實即汲引之汲上六應三而比五乃井收勿幕之相故欲以長綆汲三使三見知于五也三四五體離為明賢者為明王所知則得大行其道君民上下无不並受其福猶井之為人所食而有益于人也必曰王明者賢者在下闇然而不自

露非遇明王孰能加以特達之知而天下咸被其澤哉
蓋聖人之屬望深矣變坎上下皆坎有往來井井養而
不窮
之象

象傳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又言心惻象傳言行

惻以明上六之惻非為私應也譬竒實橫道而不收
則行道之人皆歎息之矣况在上而為應者能不惻
然此好賢之公心也求王明之求即爻所云可用汲
者乃上六汲引之以求王之汲非尤三自求也然亦
以並受其福故求王明不然何皇皇若是哉揚廷秀
云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
之非為井惻也為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于上者惻
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
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
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

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
高宗則傳說巖野之胥靡

䷯ 六四井甃无咎

變兌為大過互體兌變乾約象離
變乾蘇子瞻云陽為動為實陰為

靜為虛泉者所以為井也動也實也井者泉之所寄也
靜也虛也故三陽為泉三陰為井初六最下故曰泥上
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不失正故曰甃甃以甃
壘井馬季長云為瓦裹下達上也自三至五體離四為
坤土之中畫以離火燒坤土瓦甃之象居得其位如井
之四旁甃砌完整故曰井甃甃則井旁之土不崩頽而
井中之水不污壞矣故无咎變兌
為食井既潔則水於是可食也

象傳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无咎非謂甃也謂夫甃之
者也故釋之以修井修甃

砌也丘行可云三在內卦滌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
卦甃井外以禦其污蓋不滌則污者不潔不甃則潔

者易汚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變坤為井約象離變震冽甘潔也五變坤為甘以陽居陽為潔

坎正北方為寒乃水之正性甘潔而又寒冷五之中正具此數美也諸坎皆言水此獨云泉者蓋直指本體言五為坎主故曰原泉居兌口之上食象當三之井深初泥已浚二漏已修可以食矣然尚居甕下汲之不及不若五得坎正體而浮溢于甕上日為人汲也五于井道為至善顧不言吉者以未上出井口此象辭所謂汜至亦未縮井者蓋井必至上而後成功也或云不言吉利者最有深意聖學盡人盡物只是盡性功利不足言也意思重在寒泉寒泉其本真食其餘事耳此意自好變坤萬物之所致養也泉而食乃克致養

象傳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而溫

故言寒泉以表潔也蘇子瞻云其正與九三一也所以食者中也揚敬仲云寒泉冽然无喪无得寂然不動也食者及物也中正之道自不動自有及物之功非索之外者人心之所自有也



上六井收

荀爽本
作兌

勿于實本
作网

幕有孚元吉

變巽為
重巽上

為井口水至井口在瓶之水也故曰井收收汙罷之出以鹿盧收緇也坎為車應巽繩為緇收象畫偶在井上有鹿盧雙柱對立之象變為剛而動有收緇之象幕蓋覆也說文幕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勿者禁止之也勿幕者欲人人可汲溥其功用偶畫開而不塞井口不蔽覆之象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上六比五而應三兩爻體坎中實皆有孚象象所謂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也惟其不損其有不私其利故五之列三之潔皆得及物而井道成矣此乃所稱井養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故上之德為首而吉他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

與鼎終乃為成功焦弱侯云觀王明並愛其福之語此非獨為井論者上六居九五之上大臣師保之地也臣道之行與不行君澤之布與不布皆繫其人世有君欲用賢賢欲上進而不能達者大臣壅而蔽之也聖人勿幕之戒其為慮遠矣變異為行權德孚天下而可與權故能養天下而不窮此井異相繼所以居十三卦之終也合六爻觀之子瞻以三陽為泉三陰為井蓋陽實陰虛初曰泥四曰甃上曰收非井象乎二曰射三曰澀五曰冽非泉象乎以卦序而言則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矣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澀已潔之泉也五之冽則可食之泉矣又以二爻為一例則初二皆在井下不見于用故初為泥而二為谷三四皆在井中將見于用故三為澀而四為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見于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以人事擬之初二如巢許三四如孔孟五上則堯舜伊周之徒也


象傳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六指三五之陽剛而言上

濟物之功得以成也蘇君禹云坎者水也江淮溪澗
水之流也源泉混混水之原也極其流則注大壑而
不知其津涯窮晝夜而莫知其止息邈其源則潛之
不濁注之不盈此川上之歎有本之稱聖人所為咨
嗟而徘徊也試觀人之一心淵然其未波澄然而不
滓瑩瑩然其畢照生生乎其惡可已茲其人性之真
體千古之淵源乎自夫逶流之士望洋而失狂瀾之
倒盪石而奔欲竇一開泥沙乘之而溷世味一動舊
深積之而污便辟之相引則敝焉而漏垂成之不力
則至焉而羸於是清者汨明者晦而為天地間之棄
人矣古之君子其閑邪以存誠也如井之甃而恐其
清也其日新而又新也如九仞之掘必及泉而後已
也其列焉而食也吾之性不加盈也其潔焉而不食
也吾之性不加損也此禹稷之事功顏子之陋巷支

流異而淵源一也至于井收勿幕則與天俱生與地俱成民无疵癘物无夭札而太和之象在宇宙間矣今之論養道大成者莫不曰唐虞成周之世吾觀詩書所記周禮所述克明慎徽闢雖麟趾本如此其豫也六府三事相為維持八政八則相為經緯法如此其密也艱食鮮食時厯規戒幽風无逸日進論思慮如此其周也率俾之化遍于荒服蠻夷咸若之休暨于草木鳥獸澤如此其溥也而孰知執中建極以澄其源无荒亦保以遏其流其所謂有孚元吉者固真性之淵泉使然哉噫上世之君與民為生中世之君聽民之自為生末世之君民无以自為生豈法制異耶則本心之生生異也至于已不生使民无以為生而貪泉毒泉之禍遍於天下矣吾安得并麓并濞者而見之

第十對

革  離上兌下

雜卦傳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火金相克故為去故鼎木火相生故為

取新已日乃革則去故之事顛趾出否則取新之事也下經離始合巽兌為家人為睽易置之為革為鼎火遇澤而革其性異耶火巽木而鼎其性同耶惟性同故家人與鼎皆以著其合惟性異故睽與革皆以表其違



離上
兌下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又云古文作革从

三十三年為一世而道更也故革為改舊之義為卦兌上離下兌為金離為火火鼓鑄而金從革以火革金

也舊說皆謂水滅火火涵水則至于相无恐非革之作
用且以兌為水則是冒坎之名也已日即六二所謂已
日也乃孚即九三九四九五所謂有孚也悔亡即九四
所謂悔亡也所以云已日者以易卦納甲推之離納已
說見蠱彖下離又為日六二離之主爻也天有十日甲
至戊為前五日已至癸為後五日變革天下之事不當
輕遽乃能孚信于人故以十日為率革于未及中半之
前不若革於已過中半之後則无輕遽之失一說十干
歷已而庚庚革也自庚至已十日決矣已日決日也革
不即乎決日乃孚乃難辭也一說金曰從革於干為庚
兌之行也遇離而革先庚一日為已居金之間當其時
矣一說戊已屬土而已則陰土也文王圓圖離兌中間
乃坤土凡離火燒兌金斷裂者惟土可接續故月令于
金火之間置一中夾土彖以離兌皆陰故但舉陰土也
理皆可通然似于六二未切所以云孚者以積象言自
二至上肖坎三四五中實坎有孚象也夫王者與天下

更始以不妄動之心行不得已之事非合德于乾不可
惟不求便于一已而期公于天下則其道大通不期便
于一時而期守于百世則其道正固夫然後事後之追
悔可亡所以云元亨利貞者中爻三四五體乾故備乾
四德也六爻惟九五最善而彖獨指九四言者下三爻
方欲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不輕革之意上三爻則故
者已革而為新矣九四當上下卦之交正改命之時故
悔亡獨於九四見之即彖傳所云革而當其悔乃亡者
也乾九四曰乾道乃革義同讀彖辭便識全卦之義聖
言之精若此蔡子木云元亨利貞乾道也隨者隨物革
者改物物不可以徇心隨故元亨利貞而得无咎物不
可以妄心改故元亨利貞而得悔亡六爻皆變為山水
蒙離上兌
下為睽

序卦傳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張幼于云井
道常道也革

者非革常道也革其壞常者也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即井道之也革

彖傳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革之時大矣哉

夫坎水離火男女之道也其質根陰根陽其用相勝相違此造物之權似

滅息而成其生息者也故水以木生火以金生水有相息之道焉至澤與火則不然澤女也火亦女也二女同居无生息之理李子思云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以敵南方之正火兌之陰畫下有二

陽畫限之而離火從下曠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
溫泉而无寒火蘇子瞻云二女同居則睽所以不睽
者兌欲下而遇離離欲上而遇兌雖欲相違而不能
也既不相得又不相違則不能无相攻攻而不已必
有一勝勝者斯革之矣火能革金離革兌者也故曰
革或云離中女兌少女長少紊序必反而之正革象
也亦通已日乃孚已者十日中半之後待此時而後
革則謹審而不輕遽故革而人信之內離為文明則
見理必盡外兌為說說則无拂于人情而又備乾之
四德大亨則无所不通利貞則无所不正要皆因其
宜革者革之以時斯故得其至當而其悔亡也悔吝
之所生生于變動者也革而當矣又何悔下經卦元
亨利貞四德具惟革重革也明革以天耳推是革之
道也自天地聖王莫不皆然春夏為陽盡于離秋冬
為陰起于兌此天地革而四時成之象也六畫則五
為天爻三畫則二為人爻二五相應順天應人之象

也湯武以之王者之興受命于天故易世謂之革命
李氏云不可犯者聖人之常不可回者天人之變極
吾之常遇彼之變適然契乎此心者理之融也聖人
以天心所嚮為從違以人心所屬為去就而以吾心
之至理為的準不忍斯民擠于不可救藥而寧自冒
其不可測知之勢德少慙乎吾身將大安乎天下樂
未善乎一時將大聲乎後世君臣之分森乎千四百
年之餘天人之際清乎六十七王之久槩之心融之
理孰知自素契于順應之先哉如其喜事繞觀妄意
更張一之不成亂危已繼而聖人本心始不表曝于
千古作易者懼之故以革之大者著之彖聖人之杜
其漸如此禮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革而當其可
之謂時時之未至聖人不欲先時之已至聖人不敢
後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時字與已日意正相關
按順天應人革允二卦皆言之蓋順而應者說
道也革重事也而必以說道行之其義大矣

象傳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吳幼清云澤為容水之處

澤中有火以消乾其水蓋海之尾閭名為焦釜之谷水入其中如沃焦釜消乾而无復有是為澤中之火水熄火者也而反為澤中之火所熄改變其常也故名為革愚謂幼清之解澤中有火是已然以火熄水為革則有滅息而无生息似于下文治歷之義不協按屈原天問云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柳子厚對之云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罷運放泄又何溢為此則在改革中有生息之理也君子法之修治紀日月星辰所歷之書以明作訛成易之時正象傳所云天地革而四時成者蓋必推日月考中星而後可以定四時也王汝極云因革象得治歷法歷須年年改革不改革則天度漸差此歲差法也定歷元特其統體耳夫日行不由赤道晝長在赤道北晝短在赤

道南別名黃道赤道如兩交差自冬至至為始冬至後
漸近北夏至後漸轉而南至次年冬至復元度此一
歲周天之說也正東為卯正西為酉正南為午正北
為子一日十二時而日歷十二位乃定方也天以各
經宿分十二次乃動體也日躔既有歲差則昏旦亦
必有差唐虞初昏乃今戌亥之時其後仲冬日差在
卯則斗柄夜半指子差在午則平旦指子差在酉則
中日方指子世謂斗柄指兩辰謂之閏者非也唐虞
之時仲冬日在虛漢大初冬至日在牽牛唐宋在斗
元明已入于箕矣自漢武較帝堯時已差一二十度
自皇明較帝堯時今差五十餘度三代已先未有歲
差之法晉虞喜始覺天日異行歲有差法以為五十
年差一度宋何承天以為太速倍之百年差一度隋
劉焯又折衷之以七十五年差一度皆臆說也逮唐
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而始有定論至元郭守敬
以為百年差一度半上考往古每百加一秒下驗將

來每百減一抄前法差數歲歲如一未有先加後減之妙但其加減之數古今氣運遲速不同若歲積之久又當有更革也且唐虞時日躔冬至在子夏至在午春分在卯秋分在酉今未四千年而冬至在寅夏至在申春秋二分在巳亥計其歲差退四十五度則繇帝堯萬餘年冬至日反躔午夏至日反躔子春分在酉秋分在卯矣若非如帝堯考中星以定四時歲功何由而成乎杜元凱云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賈侍中云聖人必歷象日月星辰數不可貫數千歲必改更先矩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揚敬仲云天道不可窮盡可窮盡者非天道故歷當數以求合其中而天道終非法數之所能盡田氏云自乾至革其卦凡四十有九大衍之用也分而象兩天地革矣揲之以四四時成矣是以至革則治歷又按古者考天象驗人時皆以火為證三月火出于辰五月火中于午七月火流于申十月火伏

于亥是也南方火之本位秋冬春夏皆取相生惟自
夏但秋自離轉兌火金之氣不免相尅賴坤土以聯
屬于其間而五行始相生不斷故特取兌離相合
之卦表天地革而四時成之義此亦前人所未發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變艮為咸鞏以韋束物也離
為牝牛離又本坤黃牛之象

也指六二言黃中色牛順物初剛在外故為革本皮也
去其毛為革則其稱革也亦有變革之義特別異之為
黃牛之革耳初九陽剛本有可革之才然以時則初也
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以位則下也上无應援則无
體勢之重故當以六二中順之德自固不妄動也此象
也殆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時乎離明于幾者變
艮為止當革之初見
幾而止故其象如此

象傳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時在初位在下上
无應援不可以有

為但當以中順自
以蓋慎始重革也

䷰ 六二 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變乾為夬互體巽變
乾已日十干之中也

此時乃變革之離納已在卦中為中半之義二以柔順
中正為文明之主上應剛陽之君可以有為之時也又
不敢輕遽直至十干之半而舉革變之事以此征行上
進從五吉又何咎王輔嗣云二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
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玩辭當為伊尹
就湯呂望歸周之爻變乾為夬是能往而決陰者

象傳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即征吉之謂二
五正應而革行猶陰陽

正配而偶成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
五應如隨之孚于嘉遯之嘉遯是也

䷲ 九三 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變震為隨互體巽
變艮約象乾變巽

六爻至四始言改命內三爻皆不欲輕革之二中正猶必待已日乃可革之初則固守而不可動九三雖當位而不中未可以革也時未至也離性炎上變震為躁動故戒以征行則凶然當革之時豈可拘守故常而不進若膠於貞而硜硜然為小人之諒則亦不免于厲惟審察當革之言至再至三而皆合以此上往則已可自信而亦可為衆所信矣革言謂以改革之論相籌度也士喪禮云馬纓三就注刺繡一匹還復刺為一就今云三就猶言三匹也三上正應兌上為口言象三歷四與五而革道始成至上則闕三爻矣有三就象有孚者積坎中實象四五二爻放此爻也武王以之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皆曰紂可伐雖欲已得乎變震為威武卦變隨天下隨之者也當革之時明而威武天下我隨故其象如此

象傳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稽之衆論至于三就曾无異辭事至當也又何

之矣猶言更何往也義當進革无所逃避特
稍需時耳欲不革不可得矣蓋決之辭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變坎為既濟互體巽變坎
約象乾變離黃廣寓云四

近五位乃湯武之為諸侯時也水火之際當革之時但以剛居柔不任其剛雖有為天下之志而不能无顧慮之心如湯曰慚德武曰无良是也然事勢窮極詩云上帝臨汝无貳爾心此其時也故雖有悔而可亡何者剛而不革則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何以祇承上帝枉席生民故曰有孚改命吉命歷數之命即象傳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愚按九四革之盛也故以象所稱悔亡歸之其夏令改而為秋令之時乎所以不言革而言改命也約象乾為命四變有改命象一說二三四互巽巽為命令四變則為變易其命令亦通變卦為既濟亦大事克濟之象

象傳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解有孚即象傳革而信之之信孟子言湯非富

天下天下信之即此信志之義



九五大 人虎變未占有孚

變震為豐約象乾變兌革之為義變故而新也

下三爻故事未變之時也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或言改或言變而皆不言革大人指九五九五剛中居尊蓋自諸侯而升為天子矣天命既新則典章法度國勢人心无一不變而更新之如謹權量審法度修廢舉逸興滅繼絕之類皆是虎者離象自五至初大象肖離五下應二二為離主又贊襄革事九五以剛健中正應之于上拱手而受成馬是內之文明形見于外者也故曰虎變初九黃牛之革以去毛之皮而言此曰變者蓋離夏轉而兌秋則向之希革者且變為毛狶也或云虎為西方之獸兌乃西方之卦堯舜之揖遜天下惟德之

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亦通未占
有孚謂不必問之鬼神早已知其為人所信嚮矣又于
三四皆言有孚是也聞之先正云禮有定而易无定聖
人不寓教於一定之禮而寓教於无定之易何以立人
極哉易之為教寓有定於无定者也吉凶之數對峙而
立循環而來至无定也如以吉凶立教而已則若探鉤
鑽瓦必有修而凶悖而吉者而易不然也寄吉凶於上
下六畫之中六畫定則彙倫昭而時位定符與不符其
分已久符者無論已不符者或處卑地而得尊又弗敢
居也或履違事而得善又弗能居也或秉弱資而得強
又弗可居也故穆姜知已之无隨而子服伯子策南蒯
之將敗彼二人者得凶固凶得吉亦凶不能反而吉然
則易之為教實制於禮而未始无預定者也未占有孚
聖人為世之借湯武為口實者防易之通例也變震帝
出乎震非開初之
大人其孰能擬之

象傳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象以文炳解虎變可知

虎取
離象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變乾為同人上六與

九三為應君子豹變指九三言陽爻稱君子豹似虎而
圖文三以體離亦有文明象然三乃離之外畫與主爻
之二不同故但稱豹也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
神此虎豹之別豹變非徒開國承家列爵分土之謂上
有革命創制之主則下有潤色洪業之臣虎變文章之
大者也豹變文章之小者也君之神理寄于經綸臣之
道術師乎法令况當三之時而革言三就已有所矣此
小人所以革面也小人革面指本爻言陰爻稱小人居
外卦之上故為面上與三正應兌說見于上有回面內
向之象斯時復何求哉功成則事損事損則无為若復

有所往則躁擾而凶惟居貞不動則吉也變則失應胡
仲虎云革非得己之事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
已革當靜正以自居蘇君禹六爻總論云天下之變勢
為之也夫使天下常治而无偏而不舉之處聖人亦循
循焉與斯世相安于无事而何樂乎其為變也哉惟夫
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如不鼓之軍不調之瑟因循積日
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不得不
與天下相更始者勢也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于急遽
則後先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讟易興慮不顧後則為
烏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為治絲之棼聖人蓋懼之也是
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
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
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乎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於圖
回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
觀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其今終何其久也蓋
觀商周之際然後歎曰聖人之慮深矣夫以遷國圖安

而羣言搖動羣小比周而頑民未變以後世之君當嚴刑以威之而盤庚洛誥及多方多士諸書示之以祖父要之以明神懼之以要囚引之以迪簡至再至三汲汲乎其以言柔之聖人於變更之際其不忍拂民心固若此也至於攸居既奠保釐既成聖人有改制之實而天下不知其變茲豈有發徵期會哉後世商君之革令行於棄灰安石之革利竭於手實其始也无已日之乎而其究也為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寧安靜而无功无寧輕變以速禍哉

象傳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虎大而文疎曰炳豹小而文密曰蔚則君主要臣主詳之較也蔚如草木之茂盛以指九三言二三四互體巽巽為草木故稱蔚曰順以從君則心革可知已



離上

鼎元吉亨

鼎說文云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易卦巽木於下為鼎象析木以炊也蓋木字篆作鼎

今鼎下作鼎乃鼎之破體故曰象析木也周禮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鑊煮牲體魚腊之器既熟乃胥于鼎烹調之為卦巽木居下離火居上互體乾兌乾兌皆金木火在外金在其內鼎鑊烹飪之象也鼎之為物端而重凝而固大而能容古人取之以象大寶之位故其卦直曰元吉亨象傳備矣又辭惟上九言大吉无不利與象相應蓋鼎至上九則鼎功之成也元吉即大吉也亨即无不利也程子疑象傳止稱元亨而以吉字為羨似太泥六爻皆變為水雷屯異上離下為家人

序卦傳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程子云鼎之為用所以革

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

彖傳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

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諸卦多以義名如頤井鼎皆以象名故即鼎以示例聖人畫卦

不專取象惟義與象合則因象以名卦也卦之下一畫偶鼎足之象二三四三畫奇鼎腹中實以牲體之

象五畫偶鼎耳之象上一畫奇鼎鉉之象此言鼎之體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七字為句巽火巽字最精巽

入也烹飪之法本欲火氣入物然火太緩不入大緊愈不入故言巽巽即文武火之謂也火之用惟燔與

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為鼎飪熟食也以巽木入于離火之內煮物而熟之此言鼎之用也烹飪所供不

過祭祀賓客二事祭祀則天神為大賓客則聖賢為重故舉其重大則輕小可知享帝直言享養聖賢則言大亨者享帝貴誠用積而已養聖賢則饗殮牢醴當極其盛故亨上加大也李宏甫云夫頤口也何足齒及而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鼎烹也本无大事而在聖人則養聖賢以享上帝苟不能大亨以養聖賢則雖欲以享上帝上帝必不享矣然則聖賢之在天地間豈細哉巽而耳目聰明者下卦巽上離為目六五為鼎之耳中虛聰明之象孔仲達云聖人既能謙巽大養聖賢聖賢獲養則憂其事而助于已明目達聰不勞己之聰明則不為而成矣五為君位以柔進而上行重柔字得上卦之中而下應九二之剛重中字柔則謙卑和順德之基也中而應剛則虛心下賢德之輔也有如是之德此所以天祐人歸保世滋大也彖辭所贊其大善而亨者以此大吉无不利爻屬上九而彖傳以六五為元亨者五為卦主舉鼎者

雖上九之鉉而非有六五之黃
耳則鉉无所施故以元亨贊焉

象傳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以木入火則
火然木而木

上有火餲以成烹飪之用其象為鼎君子觀鼎之象
以正位凝命正者端莊鎮重之謂鼎譬之位命譬之
實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
可凝其所受之命命亦取卦中互乾象革以改命鼎
以凝命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所以示變革
之後當端重以守之其旨微矣抑鼎為重器聖人之
所寶古者傳國以鼎猶後世之璽也庖義氏興神鼎
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也
禹鑄九鼎象九州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
猶或非之王孫滿對楚子以為在德不在鼎則亦正
位凝命
之說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

反 悲 色

得妾以其子无咎

變 乾 為 大

有六爻皆鼎也當其處者有其象故以初為趾顛倒也
 否惡也鼎以足峙趾何可顛以舊有否穢之積故利用
 倒趾向上以傾出之所以致潔也故孔子曰鼎取新也
 禮祭先夕溉鼎滌濯沈存中云古鼎中三足皆空所以
 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
 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
 趾利出否謂濁否在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為
 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鈞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
 意也沈之說得象意可補注疏之缺初當卦始鼎未有
 實倒而滌之足顧居上口反居下故曰顛趾此合全象
 而觀舊說以初上應四為趾顛之象不可通也得妾以
 其子者正以倒象言之即前卦兌上離下也兌為妾故
 曰得妾三陽在下若妾所孕育之子然其在鼎即鼎實
 也陽為男陰為女以在下皆陽畫故稱子妾本不宜居


上取其生子為後故待之以母道所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鼎趾本不宜向上以欲瀉惡納新故不得不顛趾象傳以未悖釋之正此意也鼎卦合六爻取象拘拘就正應推測未已變乾為大有以衆子貴大有之象

象傳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趾也而顛宜若已

悖倒以瀉否豈謂悖哉貴對否言否穢為賤新潔為貴出否將以受實故曰以從貴也貴指三陽畫趾譬

妾從貴即譬以其子象取倒體又象中設象奇甚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變艮為旅互體乾變巽易

以陽為實九二陽實居中故其象為鼎有實我九二自我也仇指初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二與初雖近比而非正應故曰仇疾陰柔之疾乃初爻之所謂否也即就也初向病舊穢之未除業已倒趾而傾出之矣徐乃實物

于其中和五味蓋百珍且以饗帝且以養聖賢何初之疾能即我哉蓋承初又出否之後舉成事而言也吉孰加焉鼎與井相似并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初為泥二為泉而二視初則為鮒鼎初為否二為實而二視初則為疾皆陰惡之象也變艮為山風雖蕩其如山何故為仇疾不能即之象

象傳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夫鼎煎而

熟之至于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烹而並熟而善者棄矣及其未有實而顛之以出其不善則善者可全如待其有實則夫不善已汙之矣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蓋慎之於初也初既顛趾出否而後可置實于鼎中此慎所往之道也夫如是則我仇之初雖有疾其何能我即所以終无過尤者此耳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變

為未濟互體乾變離約象兌變坎鼎耳六五也五為鼎
主言于三何三與上敵應內卦木九三木之盛也外卦
火上九火之盛也兩皆過中木火迅烈鼎中騰沸并其
耳已革變為炎熱而不可舉故為鼎耳革之象凡物皆
行以足獨鼎之舉措在耳故行以耳耳既革故其行塞
雖有雉膏之珍不見食矣此人臣之有才德而過于激
烈以自塞者也三以剛居剛承乘皆剛故有此象震為
大塗三四五成兌震之中畫塞矣故曰其行塞互體變
離為雉下體變坎為膏約象兌為口三居口下故不見
食又三既變則不成兌亦不食象也雖然三之所以病
者獨以其不變故耳變則為坎方雨象也陰陽和故成
雨虧悔者言變盈為虧改悔其舊也陽畫實為盈陰畫
虛為虧既改悔則有水火均調之意然後炎勢
息鼎沸平既不患失應又不至病五故終吉

象傳曰鼎耳革失其義也義者宜也折木以炊不可過不可及方得烹飪之

宜今木火過烈不知所以裁之故耳革也上九象言剛柔節節字即義字之意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形渥古本作刑劇新唐史元載以罪誅傳

贊引此即周禮秋官司烜氏屋誅之刑也鄭玄木渥亦作劇

凶變艮為蠱互體乾變兌約象兌變震足初

也餗糝也八珍之膳鼎之實也三為公位公餗公所食之餗也渥沾濡之貌公餗既覆體為渥沾也鼎之量極

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也加之不已至與鼎平則足不勝任勢必至于折也初未有鼎實

故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而覆餗又顛與折異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廢受其至辱災必

居身凶可知已離為艮火焚山敗其實亦鼎折覆餗之象

象傳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不量其力必致凶災未驗而信之人必不信今果如

也何

繫辭下傳曰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變乾為姤約象兌變乾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

五為上卦之主以偶畫居鼎之上耳之象也黃坤土中色離得坤中畫故具色黃金鉉以上九而言鉉者鼎之局所以橫貫鼎耳而舉之者也上九一陽橫亘乎六五之上
有鉉象本乾畫故稱金言以金為鉉也鉉耳二物

不相離鼎中有實非耳則鼎无繇舉非鉉則耳不自舉然于五言之者則以五實用之故也五虛中能受又得陽剛師保之臣以佐之故其象如此變則无柔進上行得中應剛之美

象傳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中以為實者九二居中而鼎有實也二五正應

二有實而五舉之象傳云得中而應乎剛正指此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變震為恒陽剛在上及物之功全繫此爻蓋鼎

實以享帝養賢象之所謂元吉亨雖統全卦而言而上九則卦之成也故爻辭之美與象同夫鼎豈有二鉉哉而金玉異何玉不可以為鉉必金鉉而飾以玉也抑金者剛物玉者堅剛而有潤在五則以已之柔視上之剛曰金鉉在上則取畫剛位柔又變柔為震震亦為玉故曰玉鉉一說離為火而上居之陽剛无應无所回撓如

玉不變於火故為玉也亦迥體剛履柔能舉其任應不在一則靡所不舉故大吉无不利上居師保之位以其柔而節君之剛以其剛而節君之柔所謂威有一德克享天心者也然能用鉉者五故鉉于五言之贊鉉固所以贊

五耳

象傳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柔節者言以陽居陰剛而能節之以柔亦如

玉之溫潤所以為玉鉉也凡烹飪之事以剛柔得節為功水火冬夏寒煖皆剛柔也周禮食醫曰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烹人曰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齊即節也易中節字皆謂度數之宜非以裁省為節也馮元成云井之與鼎水火之用也水之貴通也火之貴節也收以上水通之也玉以鎮火節之也此二卦之上所以言元吉言大吉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古周易訂詁

卷三

古周易訂詁卷五